

(上接第一版)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他连连摆手，脸上露出神秘的微笑。

大约过了三四年，有一次旧事重提，他才实话实说：“上次你提这个问题，我没能告诉你，是因为林徽因的两个姑妈还活着，现在她的姑妈已去世，我可以告诉你了。”

说完，他点上一支烟，吸了一口，说：“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要与林徽因结婚，林徽因是同意的，她的父亲也不反对，但她的两个姑妈却不同意。她们有些封建思想，认为林徽因是名门之女，又是林家的长女，如果与刚离婚的徐志摩结婚，那就等于填房一样，有辱林家的名声。正是由于两个姑妈反对这桩婚事，徐志摩与林徽因才未结成夫妻。”

当然，对于林徽因最终未能与徐志摩结为伉俪，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也许是其中之一，但外界确实很少提到。不久，我写《徐志摩传》的部分章节在杂志上发表了，陈先生看过之后对我说：“你写的还都比较真实。”

因我出版了《徐志摩传》，在徐志摩100周年诞辰时，海宁电视台为拍徐的纪录片，曾派三位记者来沪采访，我随即带他们到赵家璧、陈从周诸先生家。陈从周那时已再度中风，躺在床上不能说话。次年初，我应邀赴海宁参加徐志摩的纪念活动，恰与蒋百里之侄蒋启霆同住一房间。80多岁的蒋启霆对我说：“陈从周自己是绍兴人，但他对徐志摩家乡的人却很有感情。我是学建筑的，能在同济大学任教，就是他介绍的。”

徐志摩研究会成立时，聘陈从周、赵家璧、孙大雨、卞之琳和我为顾问，并托我把聘书转呈他们。我知道陈从周一直为没有成立徐志摩研究学会而遗憾，所以一回到上海，便直奔他家。那天下午他正躺在床上，我走到他床边，附着他的耳朵大声说：“海宁成立徐志摩研究会，聘您当顾问。”随后打开聘书给他看。这时，陈从周的脸上漾起了难得的笑容，他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 擅长花鸟画，念念不忘恩师张大千

我与陈从周之间的交谈，虽然以聊徐志摩居多，但随着接触的增多，我发现他原来多才多艺，诗词、散文均很擅长，而且精于书画，还是张大千的学生。陈从周还曾与我谈起过他与张大千的师生情谊。



陈从周(右)与贝聿铭。

早在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从四川来上海举办画展，暂住女画家李秋君家。大金石家方介堪知道青年陈从周喜作书画，特地引荐陈从周到李秋君家拜见张大千。陈从周一见张大千便口称“老师”，同时尊敬地递上一幅自己以石籀手法所画的山水画。张大千把画打开，仔细看了下，莞尔一笑，频频点头，意为可以收他为学生。陈从周兴奋不已。

自此，陈从周便经常上门求教。在张大千的悉心指教下，他技艺大进。有一次，在大风堂画室陈从周还对大画家吴湖帆执了后辈之礼，并侍立在旁，听张大千、吴湖帆两位大师纵谈画艺。恰好那天谢稚柳也在座，信手为陈从周画了幅墨笔花鸟扇面。张大千见了，一时兴起，又在扇面背后题了一首《西江月》的词。

据陈从周回忆，过了两年，他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张大千十分高兴，欣然为他写下“门人陈从周画展”七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他就将此作为画展的匾额。

有一件事令陈从周十分难忘。张大千曾临摹过宋代的一幅花鸟名画，功力非凡，形神兼备。陈从周一见倾心，爱不释手，不仅仔细观赏，而且潜心揣摩。1948年秋他又把张大千临摹的这幅宋画精心绘制了一遍，同样传神。张大千见了，拊掌称好，当即在陈从周所临的画上题跋道：

此宋人李迪本，吴兴庞虚斋丈所藏，予尝假临也，从周又从予所临者临之，比之唐摹晋帖而宋刻者耶，戏为识之。

戊子秋月张大千爰

总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三年内，陈从周与张大千来往颇多。陈从周还担任了“大风堂”同门会上海会长，为张大千编纂过《大风堂同门乐》的汇编本；



陈从周水墨画作品。

当张大千的《敦煌壁画》集出版时，他又积极向各大图书馆分送。

遗憾的是，不久张大千即赴印度考察佛教起源，后一度迁居香港。好友徐悲鸿等都亟盼他能够回内地出力，陈从周也十分思念这位恩师，便与徐悲鸿一起商量请张大千回内地定居的事。1951年1月12日，徐悲鸿从北京寄信给陈从周：

从周同志惠鉴：

拙作皆在中华书局出版，现时我尚可购得。大千先生返国之事，我与同人皆在商讨。因为既归便难办出，必须计划妥善，当可出信。既出信，必求有效，以是迟迟……此祝年礼

悲鸿顿首  
元月十二日

虽然陈从周一腔热情，与画界同仁一起致力于张大千的归来，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如愿。

尽管如此，陈从周仍念念不忘这位恩师。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次在他家里，说起徐志摩的书法时，他说：“徐志摩的书法学北魏张猛龙，十分遒劲……”说到这里他忽然止住，转移了话题：“你知道吗？张大千为徐志摩肖像补画过衣袍。”说着，他起身翻出一张照片，果然是一幅徐志摩的画像。他指着照片对我说：“这幅徐志摩画像中的长袍，就是张大千补画上去的。”语气中充满了钦佩之情。也许这张照片有多余，他随即就送给了我，至今我还保存着。

陈从周是个性情中人，与我谈到得意处，时常会取出一些画册、实物或信札给我看，如徐悲鸿、俞平伯的，令我开了不少眼界。而他本人则擅长花鸟画，尤精于竹、兰、梅、菊、松等，工笔、写意各有风致。其长女陈胜吾曾给我看过一本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

陈从周国画册，每幅画均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墨气淋漓，颇得张大千遗韵，实在令人赞叹。陈胜吾指着其中的一幅《山茶画眉》说：“这是一幅精品，原作可能在梁谷音处。另有一幅山水画，是由张大千题跋的。”合上画册，她又对我说：“在美国设计明轩时，我爸爸曾为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画过一幅水墨丹青绿竹长卷，画成后带回华夏，遍请国内文化耆宿和书画名家为之题咏，成为一件极珍贵的书画名迹，现存于纽约的博物馆里了。”

即以其23岁时所写四首钱春词来看，篇篇清丽可爱，“最是小楼风雨夜，孤灯明灭送春时”“曲径旧曾低语处，疏影悄悄夕阳多”诸句，尤见才情。当年得知我写的《徐志摩传》即将出版时，他非常高兴，当场泼墨挥毫，为我的书题写了一首七绝：“世事沧桑六十年，已盈白发上华颠。遗文佚史搜堪尽，含笑报君在九泉。”

### 爱憎分明，不重金钱重人品

凡与陈从周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有个性的人。在我初次与他接触时，便感到了他身上的豪爽与耿直，颇有些浙东人的脾气。对于他认为人品高尚的人，他相当看得起；他认为人品不怎样的人，就是看不起，“爱憎甚为分明”。说老实话，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我对他始终是有一点敬畏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尽管有关陈从周脾气的传闻不少，我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发过脾气，也许是我与他年龄相差太大的缘故。我每次去，总是被引坐到沙发上，然后他便燃起一支烟，侃侃而谈。那时我年轻，也不知天高地厚，有两个青年朋友想要陈从周的字画，



陈从周与其长女陈胜吾。

和我就这个方面谈论过。其实，他的散文不仅有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而且蕴含着深奥的园林学问，很多文章都可以称为美文。“水寒山寂，朔风吹篷，寒不能忍，暂避桥洞之下，觉温和多了，我分外地尝到了桥的另一种滋味。至于大暑之天，桥洞又是纳凉的洞天福地。而桥头望月，桥阑乘风，桥堍迎阳，四时之景无不可爱，宜越人之爱桥，故无桥不成市，无桥不成村，无桥不成镇了。”日常生活中普通的桥，到了他笔下，却是如此的有情有味，饶有诗意风情，不能不令人赞叹。无怪乎叶圣陶等人都对陈从周的散文大加赞赏。俞平伯以为其“多才好学，博识能文……其间山川奇伟，人物雅稚，楼阁参差，园林清宴，恍若卧游，如闻警欬”；冯其庸则以为其“文章如晚明小品，清丽有深味，不可草草读过”。均可谓知言。

陈从周亦擅诗词，虽未有散文量多，却也多有佳作。他自谓少时喜读李煜、李清照的词，还写过关于李清照的考证文章。每次出游，他都会写些诗词，把它作为速写，用以唤起记忆，却时见功力。

我便领他们到陈家，陈先生都给。现在想想，实在是太冒昧了。后来陈从周长女对我说：“这也不奇怪。我爸爸为人作画，从不取酬。他曾刻有两方闲章，一方是‘免费供应’，另一方是‘丹青只把结缘看’。他并不看重金钱。”

陈从周虽然以耿直闻名，有时火气很大，但在家却是一位慈父，对孩子从来不打骂，只以言传身教熏陶他们，希望他们好好读书，有所追求。他有一个准则：千万不能以大人的要求强加于小孩身上。所以，陈胜吾深有感慨地说：“由于父母的关系，我们家里实际上是很开明、很民主的。父亲闲暇时，喜欢种种花、养养鸟、哼哼昆曲、弄点小木刻，我们并不怕他。”

当然，有关陈从周的话题，我们还可以说很多，如他与徐悲鸿、梁思成、俞平伯等人之间的友谊，他在园林设计中的负责态度，他对后辈的提携和鼓励……都值得我们追忆。这里所记的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几个片断而已。

(本文部分图片由“郁都乎文哉——陈从周百年诞辰致敬展”提供。)